

蛾

幽幽的月光，稀疏的星，庭院靜悄悄地。明珠站在視窗，心想今夜要防空，恐怕沒有朋友會到這裡來了。沒有朋友來的時候是寂寞，朋友來得多了的時候會煩惱，來得少了的時候可無聊，而當他們回去之後卻又使她感到無限的空虛。她對他們說：她愛靜。於是他們都走了，走得乾乾淨淨。

她一面想，一面對著庭院癡癡望。只見門外有輛車子停下來，她的心裡就一驚。接著她瞧見隱綽綽地飄進來兩個影子，是男與女，手挽手兒，看上去像在交頭接耳地談話。他們走到明珠站著的窗前，男的忽然把嘴更加湊緊女的耳際去說了句話，於是女的就把頭一偏，低聲啐他道：「當心給人家聽見！」可是明珠已聽見了，而且聽得很清楚，兩個影子很快地又飄逝而去。

明珠瞧了眼幽幽的月光，稀疏的星，馬上就把黑絨窗簾放下來。厚的，重的，黑沉沉的簾幕，替她隔開了這靜悄悄的庭院，隱隱綽綽的影子，以及外邊的整個使她不安的世界。

她茫然站在房中央，房間黑黢黢地。是春天了啊，空氣還是這麼的陰涼。她看不清這房裡的一切，但是嗅著，嗅著，她能夠嗅出一切東西的所在：當中是一張床，床邊有檯燈，燈罩是綠玉色的，只要用手一扳開關機，它馬上就會吐出幽幽的光輝來。「要不要開燈呢？」她暗暗問著自己。自己說：「不開燈真是太陰涼了。」但是她雖然找出了要開的理由，卻仍舊沒有勇氣去實行，腳是

僵冷的，手指也僵冷，動彈不得。

剎那間，黑暗與僵冷，寂靜與恐懼，一齊襲擊到她身上來了。她覺得自己的膝蓋已經冷得發抖，但是她得用力支持著，深恐一不留心會乘勢跪下去，向全世界的人類屈膝。她想：她是只肯向上帝求救，而決不肯向這個庸俗的世界屈膝的。

但是今夜裡上帝似乎也冷酷得很。他像是冰塊塑成的東西，晶瑩潔白得連塵埃也染不上。他不能接觸熱情，她的熱情才一流向他，他便溶化了，很快地變成水。她怕水。她常把自己的心境比做蔚藍的天空，可以掛一輪紅日，可以鋪密密濃雲，就是怕下雨。雨水沖洗過，一切都乾乾淨淨，便又空虛了。

她不能不怕空虛，猶如她不能逃避空虛一樣。她走到那兒，空虛便追到那兒，向她挑釁，把她包圍，終於使她無以自存為止。她也知道，唯一解脫的辦法，便是睡覺。她睡著了，空虛便給擋駕在外，不能追隨她入夢，侵擾她的夢中的熱鬧。有時候，實在睡不著，她也想多做些事情來消遣時光，但是事情做完了，或者好夢醒轉來之後，空虛又會找上她，冷冷地向她一笑道：「你總不能撇棄我吧？我的乖乖！」

她茫然站在房中央，瞧到的是空虛，嗅到的是空虛，感到的也還是空虛。沒有快樂，沒有痛苦，什麼也沒有，黑暗的房間冷冰冰地，只有她一人在承受無邊的，永久的寂寞與空虛。

我要！……

我要！……

我要……呀！

她想喊，猛烈地喊，但卻寒噤住不能發聲，房間是死寂的，庭院也死寂了，整個的宇宙都死寂得不聞人聲。她想：怎麼好呢？開了燈，一線光明也許會帶來一線溫暖吧？……但是她的眼睛直瞪著，腳是僵冷的，手指也僵冷。

漸漸地房間門開啟了，一個頎長的影子悄悄溜了進來。是鬼還是人，她也不暇細問，只向他做個手勢，似乎在命令他速速開燈。拍的一聲，綠幽幽燈光噴射到床上了，被單是潔白的，湖色織錦緞棉被折成小方塊放在上面，顯得單薄，也顯得有些孤寒。

「你一個人住在這裡很寂寞吧？」客人笑嘻嘻地說，樣子有些輕薄。明珠更不答話，心裡很恨他，同時也有些喜歡他。

「怎麼？你的臉色這樣壞！病了吧？」客人逼近問，伸開雙臂，似乎想抱她，但馬上就放下了。明珠仍不答話，身軀本能地顫動了一下，似乎有溫暖從心內發散出來，彌漫到全身。

燈光幽幽地流著，流到潔白的被單上，流到湖色織錦緞的被面上，流到站在床前的客人身上。客人穿著黑漆光亮的皮鞋，筆挺的條子西裝褲子，深藍色，象徵著莊嚴的美。漸漸地，燈光似乎集中了力氣，一齊照向他身上來，他也知道自己已成爲焦點，於是便挺起前胸，肩膀顯得更闊了。白襯衫領子硬繃繃地，高托著他的俊秀的面龐。他的皮膚是象牙色的，眼珠烏黑，眉毛很濃，頭髮有些兒捲曲。

「明珠！」他顫抖著叫喚一聲，聲音低而嘶啞。燈光強烈地刺著他的眼，他的眼睛帶著迷惑，

但卻富有吸引力，終於把明珠牽過來了。「明珠！」他再喊一聲，熱情地，迫切地。明珠沒有作聲，她的頰上發熱，眼睛再不敢瞧他，只默默對著床旁的燈。

於是房間裡空氣都換了樣，陰冷是沒有了，卻有些陌生與新鮮刺激。各人的心裡似乎都像火藥般要爆炸起來，但卻又恐懼爆炸，緊緊地按著使不許動。光與熱，情慾與理智，在緊張地戰鬥著，燈望著客人，客人望著明珠，明珠又望著床旁的燈。

「今夜是防空呵！」客人說了聲，明珠沒有回答。深藍色的條子西裝褲移向床旁去了，拍的一聲，電燈隨著熄滅。明珠覺得很緊張，但是緊張更加逼近人來，頎長的身軀似乎就站在她面前，她的心裡像馬上要爆炸，但是手指卻陰涼的。

陰涼的手指顫抖著，不知安放處，摸摸自己頭髮，卻又滑到胸口下去了，另外一隻手很快地就把它捉住，接著它感到那隻手又熱，又軟，又有力。便是一陣無聲地訴說，他的嘴已經湊緊在她的耳際了，她顫抖著，欲答無話，欲哭無淚。

房間是黑黝黝的，空氣緊張得很。她嗅著，嗅著，便知道一切東西的所在。她知道他擁她到了床旁，潔白的被單，湖色織錦緞棉被……一切的陰涼都消失了，火般的熱情，手挽手兒，兩人同入於瘋狂的世界。

他說：「我不會使你養孩子的。」她點點頭，眼淚直流下來。她知道，她此刻在他的心中，只不過是一件叫做「女」的東西，而沒有其他什麼「人」的成分存在。慾望像火，人便像撲火的蛾，飛呀，飛呀，飛在火焰旁，讚美光明，崇拜熱烈，都不過是自己騙自己，使得增加力氣，勇於一撲

罷了。

「請你……請你不要讓我有孩子呀！」明珠垂淚懇求他，屈辱地，似乎已經向這個庸俗的世界求饒了。但是他更不理會，只是猛烈地吮著她，她咬他耳朵，他也不退避，兩個人身子貼得更近，心思卻離得更遠了。

黑暗的房間，更加黑暗了起來。明珠的心裡充滿著氣惱，厭惡，恐怖，以及莫名其妙的新的空虛，他吻著她，輕輕說：「恕饒了我吧，明珠！」但是聽出這聲音裡沒有溫存，沒有喜悅，只有無限的疲乏與冷漠。

「別同我敷衍！」她恨恨地說，猛力推開他。但是他更不靠近來，只是懶洋洋地摸一摸她的下巴，說道：「不會有孩子吧，只這麼一次。」

撲燈的蛾，為了追求熱烈，假如葬身在火焰中，還算是死得悲壯痛快的。只怕是灼著而未死，損傷了翅膀，給人家笑話，飛又飛不動，跌落在陰冷的角落裡，獨個子委委屈屈地受苦。「不會有孩子吧……只這麼一次……」明珠痛苦地反復辨味這句話。這是句不負責任的話，他說過後就要揚長而去了，她還能向他要求些什麼？

她對他說：她愛靜。

他想了一想回答道：他知道，以後再不敢多來吵擾。

於是他們便分了手，陌生的，平淡的，再也沒有新鮮的刺激，他知道她不愛他，她也知道男女間根本難得所謂愛，慾望像火，人便是撲火的蛾！

於是她更加沉默了，即使在白天，也要放下黑絨窗簾，把房間遮得黑黝黝的。她不再咒詛空虛，只想解除痛苦，唯一的留在她身上的最大的痛苦。

她找到了一位產科女醫生，女醫生說，要解決這件事起碼要兩萬元，手術是靠得住的，她猶疑著自己錢不夠，但是那位女醫生卻不耐煩地嗤之以鼻道：「何不向那位荒唐的先生去要呢？他做錯了事，不該負責任嗎？」

明珠退了出來，默默地更不說話。她想起教堂裡碰見過的一位外科老醫生，從來不結婚，性情相當怪僻，然而待她卻好，她找到了他，羞慚地把一切經過說了出來，老醫生更不多話，只把她引進手術室裡，關上門，只讓她一個人坐著。

當你笑的時候，

全世界向著你笑，

但在哭的時候，

卻只有一個人了。

明珠默默地念著這兩句話，空虛地，卻又帶些感傷。她想到了自己的房間：有床，床旁有檯燈，燈罩是綠玉色的，拍的一聲把它開了，它便吐出幽幽的光輝來，照耀著潔白的被單，湖色的織錦緞棉被，以及床周圍的一切。但是眼前這些東西都不見了，就想嗅，也嗅不到，生命是值得留戀的，就是給火灼傷了翅膀，也還想活著。

手術室的門開了，老醫生穿著白外套幽幽地進來。他嚴肅地握住明珠的手，說道：「好孩子，

不用怕，快睡到床上去。」

一陣陣劇痛，痛得明珠快暈了過去。她想不到不要養一個孩子也要受這番痛苦，痛苦得沒有代價，究竟是為了什麼？老醫生嚴肅地在旁邊站著，瞧著她痛苦，似乎並沒有不安。她的心裡驟然起了陣反感，心想可惡的老東西，原來他不肯結婚，就是不願女人有小孩，不想人類有後代……

但是老東西的臉也模糊起來了，瞧不清楚。她只痛得忘記了憤恨，忘記了恐懼，忘記了自己，也忘記了這個庸俗的世界。突然間，一陣熱血直沖了出來，她知道這是一個小生命完結了，沒有見過太陽，沒有呼吸過空氣，沒有在人世上生存過一刻。

她覺得後悔起來，人世畢竟是可戀的，生命也應該寶貴。她殺了自己的孩子，為了顧全面子，為了怕麻煩，可恥的婦人呀。她現在才知道撲火般慾望為什麼有這般強烈，有了孩子，便什麼痛苦也可以忍受，什麼損失也可以補償，什麼空虛也可以填滿的了。

多愚笨呀，她自己！多殘忍呀，那個老醫生！

於是她恨恨地瞧了他一眼，低聲向他說：請你走開吧，我要靜。

老醫生默默地走開了，臨去不敢再望她，臉色似乎很悲哀。

明珠獨躺在手術室中，心裡只感到後悔。假如有一個孩子能帶回家去，放在當中的床上，掀開了綠玉色罩子的檯燈，用幽幽的光輝瞧著他小臉，那又該多麼好。那時候，陰涼的房間便變成溫暖，沉寂的空氣便被啾啾的聲音打破了，永遠是春天，春天般興奮。撲火般熱情不是無目的的，它創造了美麗的生命，快樂的氣氛。

但是現在呵！

老醫生幽幽地進來了，兩眼噙著淚。他顫著聲音對明珠說：「孩子，我害了你了，我早知你如此，便不該替你動手術。現在你是後悔了，我也後悔得很，這都是我的錯誤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是一個私生子，從小受人奚落，因此起了變態心理，一方面怨恨自己的母親，一方面看輕一切的女人。自從我在教堂裡遇見了你，孩子，我便覺得你的可愛。我是不想害你的。不料今天你犯了罪，我深恐那個孩子養下來要遭受同我一般的命運，因此我便把你引進手術室裡來了。可是，孩子，如今我親眼看見了你的痛苦，我便覺得後悔起來，我覺得以前我母親……」

「你的母親是不錯的！」明珠流下淚，認真地說。

「是嗎？」老醫生替她拭去眼淚，一面額上直冒汗：「我想不到你會如此痛苦，現在我是連後悔也來不及了。現在我只好先送你回家，替你安頓好，希望你早日復原，好好嫁個人吧，不要再胡鬧了。」

明珠默默地聽從老醫生把她送到了家裡，房間仍是黑黝黝地，因為老醫生恐防她吹風，早已替她把黑絨窗簾全放下了。她側臥在潔白的被單上，蓋著湖色織錦緞薄被，眼睛只望著綠玉色的檯燈。老醫生歉仄地問：「孩子，你在想些什麼，可要告訴我吧？」於是明珠翕動著嘴唇低低地回答道：「老醫生，請你不要笑我，我是還想做撲火的飛蛾，只要有目的，便不算胡鬧。」